



我的父亲母亲

「陌生」的父爱

□吴垠

一脸的肉。他说：“今天我不打你也不骂你，你只要给我跪下，叫一声‘爷爷，就放你走。”我迫于王二麻子的凶恶，战战兢兢地跪了下去。正在这时，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，对着王二麻子大吼道：“欺负小孩子，算什么本事！”王二麻子平时虽然很凶恶，但不知怎的，此时却被他的气势压住，一时间显得不知所措。

回到家里，他的气还没消，又教训我道：“别人让你下跪你就跪？没出息！”看着他气变了形的脸，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。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面前这个老实巴交、胆小懦弱、我不愿叫“爸”的人。

距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拼命地学习。或许紧张加上营养不良，一天我突然昏倒在教室里。当我苏醒过来时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坐在床边的他。见我醒了，他长舒了一口气。抚摸着我的头，轻声地问：“好些了吗？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“爸”。我原以为第一次叫他肯定很拗口，没想到却十分自然。他愣了一下，忙乱中应了一声。接着，他的眼泪也流了下来。

此后，我一路顺风顺水，上大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在城里安了家。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，我很想把他和母亲接到城里来住，但他总是不同意，说乡下挺好，自在。其实，我知道他是不想给我们增加负担。我们刚买了房，欠着一大笔债呢！

这就是我“陌生”的父亲，他给我的爱就像冰箱里的灯，如果不打开门，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亮着的。

十五岁那年，我正读初三，父亲在一次矿难中走了，整个家立即像天塌了下来一样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

母亲不知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，没有问我的意见，带着一个男人来到家里。第一次见面，母亲让我叫他做“爸”，我把脸扭向一边，母亲给了我一巴掌。他赶紧拉住母亲，说：“孩子不懂事，别为难他。”

我赌气跑出家，一个人在村子旁边的田野里游荡。乡间的风吹拂着我稚嫩的脸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忧伤和迷惘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我有些害怕了。正在胡思乱想时，一个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仔细一看，正是那个我不愿意叫做“爸”的人。他轻轻地说了句“回家吧”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，好在天黑他看不见。

当时我在县城读书，经常借口学习任务重不回家。一个午后，我正在教室看书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，抬头一看，他出现在面前，把二十块钱递给我，我有些犹豫地接了过来。他说：“家里很好，安心学习。”我没说话。待他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有同学问这是谁呀？我敷衍地说是一位亲戚。他听到了我的话，略停了停脚步，但是很快地离开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学校准备举行运动会，要求统一穿运动服。我知道家里的困难，但我还是犹豫地跟母亲说了。当我看到母亲为难的眼神时，立即就后悔了。“没有就没有吧，没关系的。”我赶忙安慰母亲。这时，我看到他在一边不说话，闷着头在抽烟，俨然一个局外人。

可是，当我又一个周末回到家时，一套“双星”牌运动服出现在眼前，我喜不自禁地试穿起来。晚上母亲告诉我，那是他砍了十挑柴挑进城去卖换来的钱。我心里一动，从村里进城有近三十多里路程，每次要从山上砍了柴又挑着步行进城去卖，该是怎样的艰辛。

那天回家我禁不住嘴馋，偷摘别人家梨时被主人撞个正着。主人外号叫王二麻子，

记得美国诗人桑德堡写过一首关于雾的诗，把雾喻为一只猫，「蹑着猫的细步」，一步步走来。雾和猫有什么关系，桑德堡没有说，我理解或者是形容这雾从远方飘来，像猫那样悄无声息地蔓延过来，猫一样「静静地弓着腰／蹲着俯瞰／港湾和城市」。然而，我这里不是港湾，窗外是山与后建小区的楼房，把近山几乎遮住，远山虽然遮不住，但今天的雾，却将它们完全蒙蔽，薄纱一般飘来荡去。

背篓里的桃花

□王彬

的王维不知为何变为诗僧——一位会吟诗的僧人，而此时的莫里茨也突发痴想，认为自己是一个蓝色的魅影，进入了王维的梦境诗乡。读这样的诗，心情是柔软的，难免不真诚地感受春之美好，而此时春雨不再迟疑，春雷早在山巅激荡回响，瞬间扯出蔚蓝的闪电，从天空的一端扯到另一端，雷声隆隆，火花闪闪，大雨骤至，用炭笔画出篱笆似的粗线。亿万株树木张开手臂，欢呼甘霖的洗礼，而此时，却使我想起2019年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刊登的一帧照片。

一位农民背着一只背篓，坐在台阶上休息，背篓里有一株娇艳的桃树，花枝纷披，饱满地绽放着花朵。这个农民叫刘敏华，他居住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，被规划为三峡库区，搬迁时他把自家门口的桃树小心翼翼地挖出来，装进背篓，小心翼翼地背着桃树离开了故乡。上山、下坡、穿城、进镇，他都背着桃树行走，累了就找地方休息，也依然背着那株粉红的桃树。行走时，他和它就变成了一株移动的、花枝招展的桃树。休憩时，他也依然背着，让桃树紧紧贴在自己的后背，他会感到桃树的清凉体温吗？背走它便是背走一个鲜活的生命，从而让上苍的清道光芒娇嫩绽放。此时的刘敏华，他与背后的桃树也已然被联进生命的永恒之网，而人在，树在，桃花亦在，东风的号角已然激越吹向，北斗星光的青铜之柄开始轰然转动指向东方，春天浩瀚妍丽，浩浩荡荡，真的要来了！

今晨有雾，现在是三月下旬，此时的雾，应该是春雾了。

前几天这里还在降雪，只是雪花疏薄，不是冬天而是春天的雪。假如是冬天，那雪应该是厚厚的，棉衣也应该是厚厚的，厚厚的雪与厚厚的棉衣才是冬天模样。厚厚的雪黑压压地堆积在窗棂之上，将玻璃遮暗，闪着白光而坠落纷纷，把门洞衬托得暗冥深邃，天空更加斑驳。雪是皎洁的，诞生它的天空却泛滥着纤细暗淡的灰色光泽。雪落无声呀！“街衢睡了而路灯醒着，泥土睡了而树根醒着”，“山河睡了而风景醒着，春天睡了而籽种醒着”。“诗魔”洛夫的这四句诗，出自他的哪本诗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

然而，东风毕竟要从大山的那边猎猎吹来，残雪虽然还没有彻底融化，但已经有些发灰变暗，在它的边缘处钻出了几粒暗绿的斑点，那是地锦草的嫩叶，现在还看不到它们的茎，叶子也没有完全展开，等到它的叶子完全舒展，它们便会用绿色的火焰，把那些冰雪的残骸灼融。

向晚，我与妻子到小区外散步，落日浑圆而泛射白光，闪得人睁不开眼睛，我们只能侧开脸躲避。而在昨天，同样是这个时候，落日则是金黄色的，弥散蛋糕一样柔软的光线，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缓缓沉入树林之中。而远山是黛色的，相对冬季已经不那么乌黑，飘散一种轻忽的蓝色，近山的松树慢慢褪去苍黑的颜色，笼罩在一种梅子的青色光泽里。天空不再是单纯的蓝色，而是分出了若干层次，下面是灰色掺杂蓝色，其上为灰色夹杂红色——一种“橙灰”的颜色，再上是浅浅的蓝色，慢慢转换为宝石似的奇妙深蓝而滑向夜空。

在一家工厂门口，一株曾经被砍去树冠的柳树，又长出了蓬勃的树冠，如果我没有曾经路过那里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它曾经遭遇过的不幸。现在，它的树冠开始发黄柔软，灰色的叶苞也开始饱满，它已经嗅到春天的气息。而春雨很快就要降临，先是在云端上积蓄力量，慢慢地便会滴落下来，冰冷的、灰色的，在溪涧流淌，发出充满弹性的汩汩絮语。

记得近日读过一位叫蓉娜·莫里茨的诗，那是一位前苏联的女诗人，大意是当春天来临，弯曲的桃树在绮窗前盛开怒放时，走来了一位漂泊的诗人，这位诗人是王维，在夜色的静寂中游荡于桃树左右。他手抚面颊细细观赏，眼睛里射出了远离尘世的光，从他吟哦的诗句里，散发出泥土和溪水的芬芳。

他清澈得像桃树上的空气一样，

他又像梦里的征兆具有预见

的力量，

这位年轻而又英俊的诗僧，在

近旁飘忽吟唱。

在莫里茨心中，本为唐朝官员

大家微语 什么是榜样

□罗振宇

●请问什么是榜样？做得好、优秀的人就是榜样吗？最近我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。英文榜样这个词是Role Model。直译过来就是，角色模型。

●哎，奇怪，这个词没有优秀的意思啊。那榜样它到底是啥？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位女性在某个领域获得了杰出的成就，成了榜样，这不一定是说我们都要向她学习啊。

●因为那个领域也许门槛很

高，而是说，她开创了一种新的人的角色模型，Role Model。以前，总以为女性在那个领域做不好。而她的成功，就打破了这个旧模型，制造了一个新模型，女性是可以的。

●所以，她成功的意义，不是她优秀所以成功那么简单，而是她告诉所有人，这条路是通的，传统上认为女性不适合干的职业，是毫无道理的条条框框。所以你看，“榜样”的意义不是示范了一种成功，而是给了一种新型的勇气啊。

诚征小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-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读史札记

善水与驾船

□佚名

《庄子·达生篇》有一则故事：颜回问孔子：“我乘船渡过觞那个地方的深潭，看到驾驶渡船的人，技术非常高超，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。我问他：‘驾船的技巧，普通人可以学会吗？’他回答我：‘可以的。会游泳的人，多练习几次就会了；会潜水的人，就是从没见过船是什么模样，也能一见到船便会操作。’我再问是什么道理，他却不告诉我所以然。老师，您可以为我解释吗？”

孔子说：“会游泳的人，只要多练习几次就会驾船，是因为他熟悉水性，练习驾船时，没有恐惧心，就容易熟悉技巧。至于会潜水的人，即使不曾摸过船，也能一见就会操舟，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，深渊就像平常人眼中的丘陵；把翻船看成车子在山坡上倒退几步般平常，不视翻船为危险动作，也不会造成他心里的紧张、恐惧。以这样轻松的心情驾船，当然非常容易。”

庄子借由孔子和颜回的问答，来阐明“道”与“技”的关系。一个人纵然技艺高超，若内心怀有恐惧，也无法发挥他所拥有的技艺。住在水边的人，熟悉水性，水对他而言，就如平地一般，无所畏惧，自然能笃定地在水上讨生活。这种自然的态度就是道。

一个人能不被外物所拘囿，他的视野就宽阔了，见识就高超了。禅宗说：“即心是佛，佛不远方；无心是道，道非物外。”不限于外物，不是不接触外境，而是在接触外境时，对于事物的本性能了然于胸，不被外相所迷惑，“犹如木人看花鸟，何妨万物假围绕”，能够如此，纵然是寻常世物，也能体会出另一番风味。

